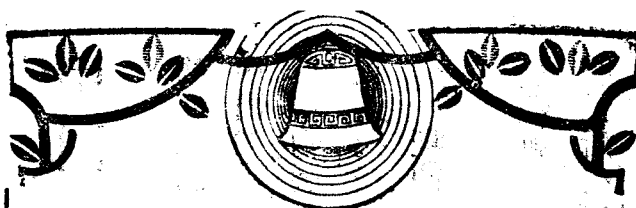


青年基本知識叢書編審委員會主編

周輔成編著

哲學大綱

正中書局印行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
初版

哲學大綱

全一册 定價國幣二元八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函費)

主編者	青年基本知識叢書	編著者	周輔成	發行人	吳秉常	印刷所	正中書局	發行所	正中書局
-----	-----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-	-----	------

(1422)

編輯大意

(一)本書名爲「哲學大綱」。哲學一辭，本來自西洋，自有其系統，但我們不能謂中國無哲學，故本書力求加入中國哲學問題於書內，惟中西哲學問題差異甚大，有時相互對比，均感困難，不得已仍祇有以西洋哲學問題爲主，取中國之可比者而比之。因「哲學大綱」重在哲學常識之介紹，我們如顧及中國哲學系統，則又不免使西洋哲學系統破壞，誠大有「二者不可得兼」之概。

(二)「哲學大綱」乃以問題爲經，學派爲緯；「哲學史」乃以年代爲經，學派爲緯。二書各有範圍，故所有關於歷史的敘述，本書均留給哲學史，因作者希望讀者能將「哲學大綱」與「哲學史」同讀也。

(三)本書限於字數，故若干重要問題均未能盡量發揮，現代若干重要學派，亦未詳述。而最重要之第四章價值論，本書內所占篇幅，較其他各章反少，所以如此者，乃因各種理想價值之專論，另有獨立研究之專書。至於本書之所以獨對知識論敘述較詳，亦因現代西洋出版之哲學書，大

多係關於此方面者。我們中國哲學又自來少在這一方面發揮，故不厭多給讀者以此方面之知識也。

(四)本書係爲一般讀者而作，非專作學校教科書用，故所列參考書亦附於全書之末，而未附於每一章之末。

思想，不僅對最高尚之事物加以
思索而已，惟最善之思想，乃爲
思想。

——引自亞里斯多德著形上學第十二章

第一章 緒論

第一節 哲學是甚麼

每門學問之開始，離不了有一個定義。但哲學則沒有如此容易。我們初學的人，大致聽說過「哲學」一辭了，比如「商人有商人的哲學」，「希特勒有希特勒的哲學」，「孔子有孔子的哲學」，「王陽明有王陽明的哲學」。但哲學究竟是什麼，很難找得住它的要點。既然商人也有哲學，豈不是我們自己也有一種哲學？然則哲學莫非是一個人的處世態度麼？倘使所猜的不錯，則哲學的種類甚多，隨便就可成立哲學，似乎用不着我們大費精力去研究了。這是某一種人的意見。

還有人大致看過他人在研究哲學，或者聽說過哲學家的私生活故事，或者聽人譏諷過哲學的人，遂「人云亦云」地稱哲學為空想，為不務實際的，並以為哲學就是深奧玄妙，專作文字遊戲的一種學問。比如他是失了戀，正在悲痛之際，你忽然對他說：「苦痛也是快樂，大膽地承受了罷！」

他立刻會想着你是在用哲學思想來要他自欺，用甜言蜜語來安慰自己。在他看來，哲學家就是專愛戲弄名詞的，對實際毫無裨益。他如果在釣魚的時候，還可偶爾一聽；如果在作事與失戀之餘，他寧肯掘蚯蚓而不願弄什麼哲學了。哲學之無用，原來就如廟子內和尚之無用一樣。這又是另一種人的意見。

此外，尚有一些治中國學問的人，以為哲學乃是西洋的知識與中國毫無相通之點，也不必求其相通。好像哲學也如物理學、化學、機械工程等等科目一樣，無須他們用心。

其實，這些都是誤解。對於專治中國學問的人，我只願提醒一句，中國古來義理之學，大部分本來就是哲學。中國哲學夾雜於義理之學中，實在就是中國哲學特色的所在；也是最能逃脫空想之譏的原因。如有人謂中國義理之學是不着實際的，我們敢說他對於學問乃是一竅不通。我們祇可說很少人將中國哲學和西洋哲學接頭，決不可因為哲學一個名詞對我們似乎生疏而就認為是西洋的特產。

至於對社會上一般人的誤解，我們卻願意來多為解釋，使他們知道哲學決不如他們之所想像。因我們對哲學之所以感覺困難，主要還在尋找對象或題材並不如物理學、化學那般容易。我們

平日最關心的，是利害的計較和人事的應酬等等，很少擡起頭來想想這環繞我們的宇宙以及我們在宇宙內的地位如何，至於反省人生，那更是無暇及此了。頂多，對宇宙，當我們賞月或旅行於郊外時，論一論天空的星宿與大地山河；對人生，當清夜或失望時，稍微看看作事是否謹慎。除此而外，就什麼都不易入耳了。而且哲學家既未被列入於技術人員之林，對哲學又無一處懸掛過獎金，好像哲學的不重要又有了顯然的證據。

殊不知哲學正是要我們於人事利害之外，站在一個客觀超然的地位，來看我們人類生活於此宇宙之中作了一些什麼工作，又將可能作些什麼工作，以及我們該對宇宙人生取一種如何完善的態度。人們如永遠不能持此態度，則永遠不能找得哲學題材，也將永遠不能接近哲學。人或許多有些天文、地理的知識，但不是哲學上的宇宙觀；人或許多有些生物學、生理學的知識，但不是哲學上的人生觀。因這些都祇是宇宙人生的一部分，不能視為哲學。哲學是在我們已有了這些知識或能留心這些知識之後，而又反身自察此類知識對吾人的意義何在。我們普通人既然無心反省已得的宇宙知識，更無心反省自己生命的意義，當然不免與哲學絕緣了。不過，一當有人指示了反省之道，知道如何去靜觀全宇宙，默省人生，則恐又會興起無限的趣味。因為我們生活在世，總不免有意

地或無意地對人生對宇宙都有些意見，憑這些意見，纔能決定我們的努力方向。若有機會能將這些基本意見整理成功一貫的系統，則其樂趣又當如何！這是哲學對個人的意義，也是當今學哲學的人們何以每被人譏諷而居然視若無覩的理由。所以我敢對現在初學哲學的人說，哲學對於我們實在是最切身的學問。哲學是一面鏡子，我們可以在其中看出我們人類本來的樣子。儘管哲學上派別甚多，但哲學是從人性出發，人性有共通點，故各派哲學也必有共通點。人性對哲學要求的強弱不等，正如音樂上的音調配合各異，而有不同的曲子。但曲譜本身總還可以指出一些基本原則來，以供初學者入門之用。我們也據此敢請先陳述哲學的意義，使初入門的讀者不為社會上流行的「哲學」的意義所欺。

第一、我們即應知道西洋通常流行的所謂「哲學」(Philosophy)有兩種意義，不可不辨。比如我們說「哲學家柏拉圖的哲學」，「哲學家康德的哲學」，「哲學家懷特海的哲學」，這「哲學」一辭是一種意義；我們說「希特勒有他自己的哲學」，「鄉間的農人有他自己的哲學」，「城市商人也有他自己的哲學」。這「哲學」一辭又另是一種意義。前者乃指成立一種知識，經過自覺地用理論方法努力研究而得的結果；後者則係一種個人的態度，不一定有意地構成，大抵是無

意識地存在着，還須經過學哲學的人代爲解釋，乃能顯明。後者萬不可視爲等於前者，因爲態度決不能成爲知識。不過哲學上的知識，卻基於此根本態度而發展的，離去了人類一般的根本態度，哲學也就沒有生根之處。所以，自來哲學家所成立的哲學，決不是僅將自己的態度用理智方法說出，卽算完事。自古以來的哲學家，大部分均是力求避去採用自己的態度爲基點，而以人類全體或民族全體的共通態度爲出發點，努力爲人類或民族的思想謀出路，使我們每一注意哲學的人，都能由此得到一面指導吾人根本思想和態度的鏡子，以爲借鑑。換言之，哲學家的哲學，乃係客觀的，他是將全人類或整個民族的態度，取其共通點，而以論理方法闡明其底蘊，並據此以代人類或民族解決一切玄妙不易解決的問題。不幸而其哲學中過重地滲入了作者自己主觀的態度，這也是因爲組成人類共通態度的分子本身也是其一之故。因爲世界任何科學，都還未能做到像氣象臺上測量器那般記錄氣象的客觀，固不僅最易滲入主觀態度的哲學爲然，而且進一步說，我們還可見這是不得不然的，毋庸我們擔憂。每一種學問，都允許個人態度有滲入的機會，而後人類或民族文化化的推展，可以由在個人身上的反映而直接表現於每一門學問之上。所以我們可見歷史上自始卽無一致的哲學，只有各派的哲學。而各派哲學，均羣集於文化之旁，思對文化有以助長之。因此有

人說哲學是空虛的，或不着實際的，這完全是一句欺人的話。我敢寫張保票，說哲學比任何其他科學更着實際。只因爲太着實際了，關心我們太切了，處處從大處着眼，精微處入手，甚至關心到我們最根本的態度，所以反被人認爲空虛或不着實際。其實，這全是誤會。這是說哲學對吾人的意義。

第二、從歷史上來觀察，哲學本身的意義更可明瞭。一般人都知道西洋哲學的開山祖是泰萊士（Thales, 640—648 B.C.）。他說：「萬物之來源是水。」這一句話，在現代的人看來，或許不免認爲近於荒謬，但是哲學的發生卻是從這裏發芽，而後愈進步，枝葉愈繁茂，以至於開花結實。他這種看法，實包含了幾種意義：（一）無窮變化的宇宙現象，必有根源，萬象之後，必有一物爲其究竟或真相，或本體，或實在；（二）人有力量，可以窺現象後的真相或本體；（三）我們在宇宙內活着，必要知道真相或本體的所在，而後不爲幻象所騙；（四）宗教上的迷信，不能解答宇宙真理的問題。泰萊士之後，哲學愈進步，他這幾種意義愈更開展。中間雖經過智者派（Sophist）的運動，擴大人類認識真理的力量，於是主張「一切真理均依人爲標準」。很多人都依據以自誇爲智者，使整個社會到處充滿偏見，是非標準乃漫無一定。但人類究竟忍受不了此種騷動，因此激起了一個人，使之不能不砥柱中流，爲人類的最高價值爭其永久和公認的地位，縱使刀槍架於頭上，亦絕不終止其奔

走呼號。這個人的名字，就叫蘇格拉底（Socrates, 469—399 B. C.）。他是西洋正統派哲學的柱石，與智者派奮鬥，雖然犧牲其身體，服毒以終，但遺留於世間的理論，那種護道的精神，卻永久不滅。西洋哲學至此纔算根基穩固，概念分明。他認定智者派自稱為智者，實乃愚而自用，破壞真理的絕對性；以真理決定於人，無異否認真理有普遍性。因此於竊笑之餘，自願於「智」（Sophie）之前加「愛」（Philos）字而成為愛智者（Philosophie）（今人因之，但譯為哲學者）以示謙遜。此即無異告訴人說：「小子何敢自詡為智者？知即是真理，我們人的力量甚微，無權自認為即是真理的化身，祇可稱為一個愛智者，其願足矣。」所以他叫人第一要「知汝自身」（Know yourself）。他這樣把前人已用過的普通用字，賦以特別意義，於是後來承繼他的學問的人，多願取此字以示其學風。我們今日沿用的「哲學」一辭，原是如此一脈傳下來的。雖然後來意義不能無變，但基本點仍在乎此。因此，蘇格拉底對此字的採用，有幾個要點，我們不可不知：（一）我們人類最可貴的知識，是真的知識，也就是最根本的知識，我們必須努力奔赴以求之，雖終未必可得，但第一條件則要愛之，愛即是求。因此（二）真理是客觀的，由於我們所見所聞而來的知識，不外是現象上的，既是現象，因人們在不同時間空間，所聞所見必不一致，而真理必為相對的，真理既是相對，則我們人生的

所憑藉即不免動搖了。因此我們相信於現象之外，另有一獨立的合理世界，這纔是智慧之源。雖了它、世、界、決、無、絕、對、而、又、普、遍、的、真、理、祇、有、人、爲、的、真、理、如、智、者、派、的、所、見、但、這、智、慧、之、源、的、合、理、世、界、又、是、必、有、的、不、然、不、僅、真、理、無、法、獲、得、連、道、德、和、美、都、會、失、其、客、觀、獨、立、的、性、質、了、（他的學生柏拉圖（Plato, 429—347 B.C.）最能發揮此點。）（一）我們對真理，只有慢慢接近，雖然相隔或許甚遠，但努力追求總或可希望見到。（四）人的力量有限，我們必得自知，乃可明白自己手中所執的刀能砍何種樹木；如果真理是一根百年大樹，我們手中只有一柄小小的削筆刀，如此我們千萬休想一刀就將樹子砍倒。這意思即是說：我們要明白真理固重要，但須明白自身的力量尤爲重要，因爲我們有若干力量，纔可希望得若干真的知識，否則就會流於「不自量」，不自量即是愚而自用。所以知道「所不曾知道的」，比較知道已知道的還更重要。由不知之點以窺已知之點，人類的知識是何等可憐！我們還可自誇嗎？因此蘇格拉底祇自願承認是一個愛智者，他的終生之願，即此可以表達無遺。

這是蘇格拉底給與哲學的意義，也是他對哲學的貢獻。他爲西洋知識找到或力爭其所力求的客觀合理世界，此世界可以令吾人向之追求，雖粉身碎骨，亦所不惜。他使我們相信，真、善、美、都、是、

客觀的，我們必須追求，乃可獲得近代西洋發展了自然科學、相信道德和藝術有客觀的標準、價值可以堆集，都是這一貫的精神。他的哲學見解是西洋哲學的起點，也是我們研究哲學的起點。我們研究哲學，如果沒有他所謂的自知之明，恐怕對西洋哲學也永難得窺其堂奧。他認定客觀的合理世界就是肯定了本體或實在（Substance or Reality）的存在，為無疑。他認為一般知識非真的知識，並不可靠，這就是肯定現象（Appearance）乃屬虛幻或相對的。這些問題，即是西洋哲學至今還在爭論的問題，尤其是他要為真、善、美尋求絕對標準，這一目標至今未變。

可是，西洋哲學一貫的大題目雖如此，沒有什麼大變化，但吾人對西洋哲學，不能謂其毫無進步。西洋人為了本體、人力、現象三者間的深奧的研究，有似中國的天人物問題，不知絞盡了若干的腦汁，纔有今日一套引人入勝的哲學！我們常在擔心是否西洋人可以在哲學上另外呈現出一嶄新的花樣來。其實，西洋哲學的意義，已經逐漸在變換，問題雖然差不多仍是那一些，但解答的方法，現代已經比古昔精進豐富得多了。在蘇格拉底以前，宇宙論與人生論，未必有何必然的關聯，但自蘇氏以後，哲學差不多不能將這兩個問題分散獨立而論了。有人將宇宙論附於人生論，也有人將人生論附於宇宙論。總之，哲學幾乎成了為了解人生而去了解宇宙，或為探究宇宙而去追究人生。

的學問。雖然也偶有反動時期，有根本不提人生的哲學系統，但這決非西洋正統哲學，西洋哲學史幾從未讓這種哲學出過頭。

第三、宇宙與人生爲何關係？至於如此密切呢？這也是我們初學的人不可不知道的。原來宇宙人生之能如此關聯，乃依於我們在事實上，人生觀的決定，不能不憑藉一種宇宙觀。我們的人生，不是盲目的人生，既然生活着必須尋求其「意義」。——何謂意義？就是我們這小我的存在，必求與大我的宇宙有關聯。在論理上，我們不是先有一種對人生的看法，然後有一種對宇宙的看法；我們往往是先將宇宙看成如何樣子，我們纔覺這人生應該如何做去。一個人如發見了宇宙是有無窮意義可尋，則此人決不會爲悲觀思想所沉沒的。反之，一個人見不出宇宙與自己有關聯，只覺自身是僅能浮生數十載，轉眼即入死亡，則此人必不免走入浪漫或悲觀一途。這是對有思想的人說的。至於一般人，當然也有先具悲觀思想，然後去發見宇宙也是有限的，缺陷的。但不管怎樣，宇宙人生二問題，總是接連在一起。我們見出人生是如何，必推及宇宙是如何；反之，我們見及宇宙是如何，必使人生也是如此。這是我們人類爲生活找求合理基礎的唯一辦法。我們往往見有很多的哲學家，努力在追求宇宙的究竟，這熱誠，一方面自然爲求真之心所迫，但一部分實也是爲人生找求不

拔的基礎，使人生更增自信。西洋第一個不重宇宙論，專究認識能力（即知識論）的哲學家康德（I. Kant, 1724—1804），他不但不棄論人生，反是具有較他人更大的熱誠而求出人生理想的標準。不在知識的範圍內。可惜後來有一部分粗心的哲學家，纔專去論知識，拋棄人生論於哲學之外。除康德外，其他的正統派哲學無一不將宇宙人生併在一起而論。可見西洋哲學範圍雖大，但仍有一線索，可供我們了解。好像音樂曲子的在五條墨線上轉變一樣。

至於中國呢？中國哲學雖然與西洋哲學的發展有異，問題不同，但出發點或最根本的意義，仍然是相同的。有人認為中國哲學頗富於神祕意義，但說出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的老子，自己著書成立學說，仍不能不用論理的方法。所以，謂中國人之對宇宙人生的態度有神祕色彩固可以。若謂中國哲學本身亦係神祕的，此則大大不可。而且，中國除道家思想或可找出一點神祕色彩外，中國人大體都是注重身體力行，注重自然的。說及人生，總仍必歸到宇宙。這樣人與宇宙的關係，是可以用道理說出來的，不過中國人言宇宙時乃用「天」字代替而已。中庸上「天命之謂性」以下一段，本都是說明人與天的關係，也是中國哲學的出發點。這何曾有甚麼神祕色彩？

我們從這樣看來，可見哲學不論中西，仍有其相同點可以抽出，這些相同的要點是：